

时尚

阿婆

□余万有

小时候，我一直觉得阿婆与众不同，但又说不出道道来。阿婆，其实是我们村同族不同房的小叔公之妻，按理应该叫她“小叔婆”，平日里叫她“小婆”。

谁都看得出，阿婆与村里的妇人不一样，阿婆长得白白净净，穿着打扮得体，言谈举止文雅。当然，村里人也知道是小叔公包揽家里家外的活，阿婆过着“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”的生活。

不爱串门的我，有一次玩捉迷藏，无意间闯进阿婆家，见到她家房间的墙上挂了一个相框，相框里摆满了许多相片。那时，相片是奢侈品，拍照绝对是“超前消费”。一天到晚，农村人忙个不停，能吃得饱饭，肚子不会“咕咕叫”就算不错了，哪有钱花在拍照这般“臭美”上。直到我上小学后，才见过照相机。那是一次“六一”儿童节，一位代课老师——来自省会的女知青拿着照相机给同伴照相。“咔嚓”声，引来村民羡慕的眼神，一大伙人围观，看热闹。

阿婆有养蚕的雅兴。她家养蚕有好些年头。空闲时，小孩爱去她家看吃树叶的“毛毛虫”。只见她家桌子的抽屉里全装上“毛毛虫”。我们后来知道那“毛毛虫”叫蚕，“毛毛虫”吃的树叶叫桑叶。阿婆算是给村里人普及了蚕的科普知识。“毛毛虫”贪吃，昼夜不停地吃桑叶，“蚕食鲸吞”，因而生长得非常快。当然，阿婆也会把“毛毛虫”当馈赠品“赏赐”给小孩。一段时间，村里小孩兴起“毛毛虫”浪潮，纷纷养起“毛毛虫”来，致使桑叶难求。村里人也由此见识了蚕的一生蜕变，见证了蚕“破茧成蛹”“作茧自缚”“化蛹成蛾”，知道蚕一生要经历卵、幼虫、蛹和成虫四个不同的时期。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看见阿婆“抽丝剥茧”。

阿婆爱摆弄花草草。她家门前三总种些花草。大大小小的脸盆、陶罐里种着各种会开花的植物。一年四季花不断，花落了又开花。村里人路过她家门口都要驻足停留片刻，美其名曰“聊会几天”，实际上是想驻足嗅嗅花香，欣赏美景。更吸引小孩的是她家大门口种着的葡萄树。那葡萄树一到春季猛抽出枝条嫩叶。夏季的葡萄枝枝蔓蔓爬满葡萄架。当强烈的阳光透过那层层叠叠的叶儿，洒下了丝丝缕缕的光，在地上映出一片斑驳倩影。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，挑逗你，总想摘一个尝尝。阿婆早猜透我们的那点小心思，会说，“还没熟呢。等熟了，婆给你吃。”

而唯独洋芋花是种在别处。在我房前一块田边空地上，是我们当地人叫洋芋的专属地，那就是阿婆种植的。洋芋叶子带紫色，叶片“小芭蕉一般”。最迷人的当属它的花朵，“差是斜刀剪红绢，卷来开去叶中安”。洋芋四季开花，花色鲜红，“叶满从深殷似火，不惟烧眼更烧心”。后来才知，洋芋原产热带地区，怪不得叫洋芋，其学名叫美人蕉。美人蕉有“花坛皇后”美称，花朵内有很多糖水，是我们幼时的零食之一。我们小孩偷摘花朵吸食糖水。“最宜红上美人头”，小女孩将美人蕉花戴在头上。当然，美人蕉叫洋芋，其最有价值部位在根部——“芋”，被称为淀粉之王。冬季，美人蕉茎叶枯萎，阿婆挖其根部制成洋芋粉。

阿婆还有一个习惯——看书。在那个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时代，绝大多数女性没有进过校门，大字不识。在那时的农村，男性都没有几个读过书，更别说是女性。而喜欢看书的阿婆在农村尤显得“特立独行”。阿婆家里有个书柜，藏有很多书。四大名著，她百看不厌。我们小孩最早听到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的故事，都是听她讲的。一有空，她手里拿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。可惜，我们小孩没有开口向阿婆借过书。

那时要听“现在是北京时间X点整，小喇叭又开始广播了”，得到阿婆家。她家是我们村里第一家买收音机的。时不时有一批好奇的人聚集在阿婆家听收音机。收音机打开了我们闭塞的乡村通向外界的窗口。

坐在家门口看阿婆送客，也是一种享受。阿婆送客绝对是村里的一道风景。那场面叫你体会啥叫“依依不舍”。每次送客，阿婆总是攥着客人的手不放，一路上说个不停。阿婆好不容易松开了手，送客已送到村头。客人刚迈出几步路，阿婆忘不了千叮万嘱，时不时地挥个手，叫喊几声。我们的出村路不过四五百米，却“山路十八弯”，客人时隐时现。阿婆目送客人走远，看不见，才回家。

阿婆的热情在我们那一带是有名的。当时下放在村里的知识青年，爱去她家。每年，他们回家过春节归来，给她带来不少物品。她还收了几位知识青年做干儿子、干女儿呢。

我也感受过阿婆的热忱。记得那次，我周末刚从县城中学放学回家，还没进村，路上听村里人议论电视剧情。一打听，村里有第一台电视了，是阿婆家的。吃过晚饭，我也想去看个究竟。我看见她家厅堂已挤满人群，刚要跨进她家大门门槛，我就听到阿婆亲切地喊着我的名字。她亲自为我挪出一个地方，搬好椅子，顿时让我受宠若惊。后来，我发现阿婆对每个读书人都特别热心。

有了电视，阿婆的生活方式变了。一天到晚，她家的电视都开着，听听新闻，看看电视剧。即使遇到特殊日子，阿婆的电视也照样开着。

从村里人的只言片语中，我终于知道阿婆的底细。阿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官宦小姐，读过私塾，上过洋学堂，后“下嫁”到农村。其实，小叔公也是有背景的。小时候，他曾过继给一家富贵人家，成家后又迁回老家的。如此算来，阿婆与小叔公成亲，也算是门当户对。

长大后，我明白阿婆的“与众不同”，与泥腿子们“格格不入”，与读书人“惺惺相惜”，那就是“时尚”，那就是“文化”。

亲情树下

母亲与桂花

□徐华山

已到立冬了，而身边的金桂、黄桂正是花儿怒放时，住在四楼，前后窗一打开，整个房间瞬间被桂花的香气萦绕着，仿佛置身花的海洋里。这香是情到深处的，自然是母亲给予的。

小时候，我住在深山里的伐木场工区。工区周围是连绵的林海，空气里总弥漫着杉树、松针和泥土的清苦。然而，每年深秋，这份单调便被一种浓烈而甜腻的芬芳打破，整个工区都被那棵悬崖边的桂花树染得金香四溢。

那棵树仿佛是为我们工区而生的。它生长在电站上方的悬崖边缘，树根死死地抓住岩石，枝干却倔强地向天空伸展。每年中秋前后，它便毫无保留地绽放，米粒般的花朵层层叠叠，将整棵树都染成了耀眼的金黄。远远望去，它就像一位守望在云端的仙女，衣袂飘飘，散发着蛊惑人心的香气。

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，这棵树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，更是游戏的乐园。我们会比赛谁能第一个发现那片金色的花海，然后像猴子一样攀爬着寻找最高的枝头。但母亲从不鼓励我们这样做。她总是站在工区长廊的尽头，目光随着我们小小的身影在树上晃动，脸上带着既欣慰又担忧的微笑。她深知那悬崖的危险，所以当我们欢呼着满载而归时，她总会第一时间迎上来，仔细检查我们是否刮破了衣裳，是否受了伤。

母亲的爱，就像这棵悬崖上的桂花树，虽处险境，却用最温柔的方式庇护着我们。

最让我难以忘怀的，是母亲采桂

花的方式。她不像我们那样攀爬，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优雅也更为危险的路径。她会蹑过电站上方的水坝，沿着山边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，小心翼翼地下到悬崖边。脚下是湍急的溪流，身旁是万丈深渊，稍有不慎便可能粉身碎骨。然而，母亲的眼神却异常坚定，她熟练地找到一根粗壮的树枝，将自己站定好，然后伸出手臂，精准地折下几枝挂满桂花的枝条。

她带回的，不仅仅是几枝花朵，更是一份完整的、带着山野气息的秋意。回到家后，她会像变魔术一样，找到父亲喝完酒的空玻璃瓶，仔仔细细地洗干净，注入清水，然后将那几枝桂花优雅地插进瓶中。一瞬间，那个普普通通的瓶子便被赋予了生命，家也因此有了更加浓郁、更加纯粹的花香。

父亲看到母亲的“杰作”，总会赞叹不已，他因那长期劳作而粗糙的脸上，竟也露出了一丝难得的欣赏。而我和弟妹们，则更是欢喜得手舞足蹈，围着那瓶桂花又蹦又跳，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母亲用她的智慧和巧手，将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，化为了我们触手可及的温馨与诗意。这不仅是对美的追求，更是一种生活的哲学——在平凡的日子里，发现美，创造美，让生活处处充满惊喜。

除了插在瓶中，母亲还会将桂花变成我们味蕾上的盛宴。她做的桂花包子，是我童年最期待的美味之一。

制作过程颇为讲究。首先，她会将摘下的新鲜桂花用清水洗净，然后用纱布轻轻挤干水分，放在阴凉通风处慢慢晾干。待其变得干爽后，便开

始熬制糖浆。她会用冰糖和清水，小火慢熬，直到糖浆变得浓稠透亮，散发出淡淡的焦香。接着，她会把炒得金黄酥脆的花生碾碎，变成细碎的颗粒。最后，将晾干的桂花与熬好的冰糖浆和花生碎充分搅拌，一份独特的桂花馅料便大功告成了。

发好的面团被擀成薄片，包入这香气扑鼻的馅料，再揉成一个个饱满的包子。放入蒸笼蒸熟后，那股子香甜的味道便瞬间弥漫开来。我至今仍记得，当我咬下第一口时，那股混合着桂花的清雅、花生的酥脆和糖浆的醇厚的味道在舌尖上爆炸开来，仿佛整个秋天的阳光都浓缩在了这小小的包子里。那是一种纯粹的、发自内心的喜悦，是童年最幸福的味道。

后来，我参加工作，离开了那片林海，搬进了城市的高楼。季节的更迭依然清晰，每到桂花飘香的时节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深山里的那棵桂树和母亲的身影。

母亲似乎也感应到了我的思念。在桂花盛开的时候，她总会打电话给我，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：“孩子，家里水坝悬崖边的桂花又开了，香得很呢！”电话那头，传来的不正是桂花的香气，更是母亲浓浓的牵挂。每当这时，我的眼睛便会一热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城市的喧嚣和钢筋水泥的冰冷，都在那一刻“桂花又开了”面前，显得微不足道。

从那以后，每个周末，我都会尽量赶回乡下，回到那个熟悉的家。父母总会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，有我最爱



吃的母亲做的菜。我们坐在院子里，或在客厅里，周围是桂花的香气，窗外是熟悉的风景。我们谈笑风生，分享着各自的生活点滴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被这温馨的氛围一扫而空。那是一种无可替代的、纯粹的家庭之乐，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如今，父母已不在人世，那棵悬崖边的桂花树也不知在何时被一场风雨摧折，消失在了岁月的深处。但他们花香的人生，却成了我心中永恒的记忆，让我铭记一辈子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日子里，我的童年充满了欢乐。这份欢乐，不是来自昂贵的玩具或丰盛的大餐，而是源于母亲用爱和智慧创造的每一个瞬间。她教会我，美是可以被捕捉和珍藏的，幸福是可以从平凡中提炼出来的。她的人生，就像那瓶插在清水里的桂花，虽然简单，却香气四溢，芬芳了我整个童年，也温暖了我此后所有的岁月。

每当我在城市的秋日里闻到桂花香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那不仅仅是花香，更是母亲的呼唤，是家的温暖，是那段纯真岁月的回响。我知道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那份源于母亲的爱与芬芳，都将永远陪伴着我，成为我生命中最坚韧、最美好的底色。

倾听闻北

栗香盈袖

□林雪莲

深秋的晨光洒向小镇早市，街边山野野藪还沾着露水。一位老伯静坐在台阶旁，两箩带壳板栗堆成小山。他粗糙的手指灵巧地剥开带刺外壳，露出油亮的棕红果实。路过的大娘捏起一粒对着光端详：“年年就等你家这篓。”老伯不吆喝，只将小刀磨得锃亮，偶尔给蹲守的孩子塞几颗栗子。我驻足坐下，他笑着递来一把，栗香混着山野气息扑面而来。

篓中板栗渐渐见底，最后几斤被糕点店老板订走，要试做栗子糕。收摊时，老伯从身后拎出预留的十斤栗子，说要送给河对岸教孙子写字的王老师。空篓里只剩几枚刺壳，风起时，仿佛还裹着林间的清冷。

老伯口中的高阳村，藏于建宁府志记载的“常先得朝阳”之地。霜降后，板栗树褪去青涩，刺球般的栗蓬裂开嘴，露出三两颗褐亮果实。高阳山昼夜温差大，板栗积累的糖分格外饱满，口感香甜不腻。清晨薄雾未散，老伯便背着竹篓上山，轻敲树干，栗蓬如雨点落进竹席。他用树枝拨开带刺外壳，剥出圆滚滚的栗子，刀尖划开果皮，尝一口霜后蜜色的果肉，清甜脆爽。这时节，村里柴火灶上铁锅翻炒，炒栗的焦香漫过山脚，裹着秋日的暖意。

初春时，我偶入高阳山岭，却被枝头淡黄色的“绒穗”惊艳——板栗花竟如毛茸茸的狐尾，垂坠在油绿叶片间。每串花序密布细小花丝，风过时花粉如轻烟飘散。而低调的雌花藏在基部，像迷你海胆，探出红色柱头捕捉花粉。若花期逢雨，授粉艰难，栗农便叹“看天吃饭”。成功授粉后，雌花发育成刺球状栗蓬，内藏1-3颗果实，历经夏日的滋养，直至秋日裂开。这场从繁花到果实的奔赴，恰似冬日的甜糯早已在春夏埋下伏笔。

小镇炒货店里，机器翻搅黑沙与板栗，发出细密沙沙声。店主邀我尝试：控制火候，待栗壳裂开金黄的微笑。香气渐浓时，我仿佛看见春日板栗花在枝头摇曳。店主说，炒栗如待花开，需耐心守候火候。炒熟的栗子金黄饱满，轻咬一口，软糯香甜漫开，似将山野的阳光与秋风都收进舌尖。

板栗自古为“肾之果”，《本草纲目》载其健脾补肾、强筋活血。生食补肾强腰，熟食健脾止泻，乃至外敷可疗跌打肿痛。现代科学亦印证其富含有益心血管的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C和钾。但每日食十余颗足矣，过多反累脾胃。归途上，口中余香未散。我想起老伯弯腰拾栗的背影，想起花穗在春风中轻颤——每一颗冬日暖香，都是时光与自然合写的长诗。



扫一扫，听一听

水上人家

郑晓兰 摄



我见我闻

拐枣与酸枣

□野风

学校大操场侧，是一面缓缓的坡。坡上生着一片不算茂密，却极挺拔的竹子，秋风穿过时，满耳是清瘦的“沙沙”声。每逢秋季，我绝大部分的快乐，就藏在这片青黄相接的竹林光影里。

竹林是疏密有致的，阳光得以从容地筛下，在地上印出斑驳的印章。在这光影交错处，伫立着那棵酸枣树高大的身影，全然不把那些低矮的灌木放在眼里，它舒展着枝丫，带着一种自信从容。酸枣们就躲藏在那些繁茂的叶片中。它们先是青绿色的，像未经世事的心事，紧紧包裹着自己。待到深秋，它们才渐渐褪去青涩，染上一种温暖的、近乎象牙的淡黄色，在疏朗的枝头闪着温润的光。西风起，枣儿落。树底下的落叶堆，荒草丛中，总是它们的身影。

用健康成长
创作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我去上学，天天不迟到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